

李準向香港黨人露寵

四〇・十二・四

黎洋客



辛亥武昌革命軍事爆發，全國各省，先後響應。廣東水師提督李準，一向忠於清政府，

到此也知清滿清政府，命運已臨最後階段，忙向革命黨人「靠攏」。

李準知道他的幕僚謝我，香港紳士章新猷，都和革命黨人談話，於是既開章兩人，向香港革命黨人機關表示投降。

謝我我於是告訴謝良牧，章寶珊也告訴李和堂。當時同盟會南方支部設在香港，部長是胡漢民，謝良牧李和堂就與李準「靠攏」的敵意告訴胡漢民。

胡漢民當時接到這個報告，十分歡喜，親自寫信給李準，稱讚他有見地。有勇氣，並且，保障他的生命財產的安全。李準接到胡漢民的信，再叫他的入弟親自帶信到香港給胡漢民，表示先行獻出虎門要塞，作為一兩港見禮物。

從此以後，李準和胡漢民之間，頻頻接觸，進行得相當好。李準於是把陸隊集中到珠江河面，要求粵督張鳴岐宣布起義，響應革命。此外，他又邀約統制陳炯明起義，陳炯明一口答應，只是張鳴岐還沒有什麼明顯的表示，甚為沉悶。

到十九日早上，李準下令集中珠江河而的軍艦，一律升起中華民國國旗，撤去黃龍旗，張鳴岐才曉得前途沒有希望，馬上離開廣州，一溜烟跑了！

(未完)

(二) 李準向香港黨人露寵

四〇・十二・五

黎洋客



在香洲聽候張更變化消息的胡漢民，接到李準在當天打來的電報，晚上就搭船到廣州，就任都督之職，李準下令所有部隊列隊歡迎，情形極為盛大。

廣東大局底定之後，同盟會直屬的廣屬民軍統領李福林，陸軍清等，與胡漢民朱執信分別通知李準反正經過，要求李準紀念他過去作惡的地方，李準還「班人」，自然無話可說，可是，那一班非廣屬的民軍將領，對於李準就不肯肯休，而且，有等進行運動李準部下找機會去暗殺李準。原因：革命黨人在以往好幾次革命軍事，都給李準極力攻殺，以致功敗垂成！譬如：民國前十年壬寅除夕洪全福廣州之役，民國前五年丁未四月潮州黃崗之役，同年五六兩月欽廉之役，民國前二年庚戌新正廣州新軍之役，辛亥年三月黃花崗之役，李準都大發氣力，革命黨人都異常憤恨。因而有劉思復，陳敬岳，林冠慈各志士先後進行暗殺他，可惜沒有成功！革命黨人對他，那肯放過？雖然他已經「靠攏」革命黨，為革命黨賣力。

李準曉得大家對他並不好感，知難而退，寫下一書給胡漢民，溜往香港而去。胡漢民雖然想叫他，但是已來不及了。

李準走後，胡漢民曾將李準在這一段率先反正的事實，詳細公布，等大家明瞭李準的「靠攏」。

李準向香港黨人露寵(三)

四〇・十二・六

黎洋客



廣東各界公鑒：粵東省城九月反正，以李直繩君之功為最，與中同志多知之，在港同志，則有章寶珊，李紀堂兄弟，杜麟生，姚雨平，朱執信，胡毅生，謝良牧，李君佩，俱與聞其事。先是，李直繩君受黨人林陳兩君所刺傷，即手到張鳴岐(即督)，戒勿害陳君，且勿與黨人談話，以後關於黨事嫌疑者，直繩俱不問，然無由與黨通也。武昌首義，各省響應，張鳴岐僞布獨立，粵人知其詐。至九月初旬，直繩君使訪黨人謝我，謝君良牧知之，作書致其幕友謝我，我現來官，直繩君有反正意，特無緣與黨人通誠。良牧以告漢民，漢民未敢遽信，則作書致直繩君，正告之，以大勢，謂：吾黨與子為敵，非敵個人，敵助廣州政府之有勢力人耳！君能翻然改圖，舍昔日之助滿洲政府者而助民國，則去敵而為友，黨人當共知此義。謝我我於是上省，適張鳴岐急直繩君甚，口裁其節制中路巡防營兵權，復使收去前中路炮台槍針。直繩既決心而恐為張鳴岐所弄，再使其入弟親率密至章寶珊君所，寶珊君以李紀堂，紀堂取其書示漢民，則對香港中國同盟會總機關，約以虎門反正之書也。漢民察其書為直繩刻錄，遂付紀堂以答，許以如約。約，黨人常保存直繩君及所部之名譽財產。即於十七日晨，見其弟於堂寶珊所。先使堂寶珊君密接及李弟受盟，則謝我我約以新安民軍取虎門，直繩則謝我我門要塞內所有軍實，而現民軍佔領。

李準向香港黨人拜謁(四)

四〇・十二・八

黎洋客



即於翌晨，僱專輪報直繩君。漢民在港亦待李之歸報。翌日，直繩君再用關防親為約達雲。

黎鳳翔及其弟官。當勢力民團，力之所到，不止虎門一隅，可直攻省城，張鳴岐不足慮云云。旋又得李準電，定期十九晨反正，官兵已集中省河，兩部亦已悉受命令，是日已開張鳴岐之屬，亦定十九日官布獨立。漢民仍慮急切，李準之力，不足制鳴岐，而其時民軍口光復香山新安(即者按即今之中山暨安)。其在惠州者，則陳載存(炯明)早已進與蔡炳直(清陸路提督)排戰甚劇。廣屬各路民軍，則大半由朱執信胡毅生約期發動。徐者均爭先發難。漢民因電成直繩，審勢而動，若張鳴岐不可猝制，子則宜先與黃埔或虎門，待民軍之合力。惟直繩君知張鳴岐之易制，先約龍統制子誠君(濟光)，秘密在舟畔判，龍君亦表同情，直繩乃用電聯絡張鳴岐，子使從速反正。張鳴岐問之龍子誠君，子誠表示無可反對民軍之理由。張鳴岐熟視久之，知無能為，因再宣布十九日獨立。此一日之計劃，由直繩君於十八夜重派其弟來港告之者。張鳴岐雖受脅迫，及勉與與論，其宣布約言擇日聯旗，意懷觀望。至十九晨，直繩果下令各炮台軍隊，一律升旗，兵民以待。張鳴岐乃辭都督之任，送港。直繩君以電達漢民卜省話，局及各界亦取消張鳴岐督粵之議，而懸漢民為知督。

李準向香港黨人拜謁(五)

四〇・十二・九

黎洋客



漢民以十九夜輪偕數同志上省，直繩君盡列所部首先歡迎。既與相見，漢民即欲官布直繩君反正之事實，直繩力辭，謂非一人之功，若遂專其名，將有不安於心者，漢民領之。其誠心服其誠，且能為大局計也。然雖未正式宣布，而留屬民軍統領陸榮廷，李臨林，譚延，陸領，鄧江等，則皆經告語。獨有少數民軍，雖未知各種事實，揚言將以暗殺對待，且右誘致其部下者，如是數日，直繩君自白其事，漢民親往慰之，舟中共語甚且。

直繩君欲辭職而行，漢民以軍政府新創，當共濟艱難，不可以最少數人之意見，有所迂避。直繩君乃鳴咽言曰：「吾知君實，能推誠相待，吾尚欲為效力，更冀有所藉乎，還救我桑梓蜀人。」區區本懷，此時不能棄職而戶曉，我有一身何足惜，特死無益，且於國亦必致有援護，我所以求去。異日民團用我，我猶不敢辭也。因約非至真有危險不可暫時，則決不去。及漢民由諮議局遷駐督署，直繩君忽走尋辭行，急往止之，而直繩君已往港矣。聞此兩日謠言益多，竟有挾彈旁舟相尋者，直繩君故不能不去。去時猶切諭所部，歸奉都督府命令。其後滿政府給授梁鼎芬以三品卿銜，使與直繩親睦。直繩即章實珊相告，問所以應之者，謂如僞許之，或可得其款項軍火，然恐益為天下所疑，則將拒之。

李準向香港黨人拜謁(六)

四〇・十二・十

黎洋客



漢民官清廷已窘，此不過以空言相抵，即許之亦無所獲，徒增口實，直繩君於是却之。直繩君雖難專，是非尚未大白，漢民屢致書慰問，日請其意，欲為宣布，直繩君不忍自居其功。中先先生舟行過港僅半日，漢民在港亦未逗留，今度復電，直繩君已允將其事實官布，故臨出前後約書於此。非以慰直繩也，事之真相不可不明，隱善沒功，何以昭民團大信於天下？

直繩君謙讓於始，當日固有所保全。漢民以直繩君有大功猶且不居，若必急讓言之，人且疑漢民之自炫，避此小嫌，久事誠欺，使直繩君之心跡行事，尚未昭示於人漢民之過也。所有紀述，雖陳大畧，然敢失言無半字虛美。同志堂寶珊，李紀堂兄弟，杜醫士，姚雨平，朱執信，胡毅生，謝良牧，李君佩，俱可為證省中人亦共見直繩君十九日首先登岸離粵之事，與夫直繩君十七日之約誓，尚存堂寶珊處。將來民團信史，所必采也。胡漢民識。李準字直繩，川人，不長廣東人。但他的父親名李鴻儒，字鐵船，曾在廣東做過南海縣長官，李準從小就跟父親到廣東，所以他對於廣東的一切，相當明瞭。他初入政途，是補補道員，之後，即步步高陞，做到總兵，兼任全省水師提督。李準節已完。